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专号

雷州话在东南亚的传播*

The Spread of Leizhou Dialect in South-East Asia

陈李茂 / 甘于恩

(CHEN Limao / GAN Yu'en)

摘要

雷州话是闽语流播至粤西的变异体, 有诸多特色。随着雷州地区的人民向东南亚一带迁徙, 雷州话亦扩散至海外。本文根据实际调查和相关资料, 介绍雷州话在东南亚(主要是马来西亚)的传播概况, 并概述马六甲雷州话的语音、词汇特点, 最后探讨雷州话传承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 闽语、雷州话、东南亚、传播

Abstract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Leizhou dialect is a variation of Min dialect when it has been spread in We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It has also been spread overseas following the migration of the people in Leizhou area to South-East Asia.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 overview of the spread of Leizhou dialect in South-East Asia, especially in Malaysia, according to the field research and relative materials. It also surveys the

* 基金项目: 中国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岭南濒危汉语方言有声数据库建设”(编号: 14AYY004); 中国教育部青年项目“新发现濒危汉语方言马来西亚雷州话调查研究”(编号: 18YJC740008)。

陈李茂 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广东湛江。E-mail: chenlimao@126.com

甘于恩 暨南大学汉语方言研究中心, 广州。E-mail: ohyfy@163.com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19

phonetic and lexical features of Leizhou dialect in Malacca, and explores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heritage of Leizhou dialect.

Keywords: Min dialect, Leizhou dialect, South-East Asia, Spread

“广东闽方言集中分布于粤东南与粤西南的沿海区域，地跨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湛江、茂名6个省辖市，可分为潮汕片和雷州片两个较大的次方言区，前者接近福建的闽南方言，后者接近海南岛的海南方言。”（甘于恩2013）

雷州话亦被称为“黎话”，然而虽有“黎”字，但其并非少数民族黎族的语言，而是指中国大陆最南端——雷州半岛当地早期多数居民口中所使用的闽方言。该地移民主要为早期自福建地区迁移而来。按当前行政区划，雷州半岛大致等同于广东省湛江市的地理区域再加上茂名市的电白区（原为“电白县”）。“雷州话”三个字中的“雷州”两字并非指今天湛江市代管的县级市雷州，而是指明清时期雷州府所管辖的海康、徐闻、遂溪三县。本文下述所提及的雷州话及雷州裔中的“雷州”两字所指范围亦同此。

大约在清代光绪年间，有不少当时雷州府的移民播迁至东南亚各国，至今有100多年。目前，我们了解到的东南亚雷州会馆或公会有：马来西亚马六甲州雷州会馆、甲属万里望雷州会馆、柔佛州雷州会馆等，其中以马六甲州的雷州会馆尤为出名。马来西亚马六甲雷州会馆已成立120周年。而新加坡雷州会馆则成立了125周年。雷州移民在东南亚与海上丝绸之路走向基本吻合，其中马六甲海峡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马来西亚马六甲雷州会馆所在地即为马六甲海峡边上。

以马六甲雷州会馆为例，其创立于公元1899年。该会馆在联系各位乡亲，服务马六甲雷州裔华人乡亲，举办海外雷州会馆之间的交流会，加强与祖国籍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该馆馆员现有近千人，所举办的活动曾被《星洲日报》等报道，在东南亚雷州

会馆当中具有较大影响。

马六甲还有一条被称为“雷州村”的村子，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海外唯一一条雷州移民高度聚居村。其真实名字为马六甲丁赖新村，位于马六甲市近郊。该村村民约一千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为清朝末年雷州府移民，多数为第三、第四代，还存在一些第二代（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的华人移民，但年事甚高。该村通行雷州话，不过越来越多雷州裔青少年已不习雷州话了。

黄启臣（2003：452-453）、陈立新（2009：204-211）指出，早在明代，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已有广东籍、甚至湛江籍（明清为雷州府）华人移居，不过初步调查所接触到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当地的华人多为第三、四代，最晚近的为第六、七代，多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播迁至该地。早期下南洋的华人多为生活所迫，漂洋过海，有苦难经历。在马来西亚雷州村，我们调查了解到有一种说法是，当初乡亲们坐船下南洋，一路上抱着白马老师公神像。白马老师公是雷州半岛民间信仰的土神。第一代移民的乡亲出于朴素的信仰，因为在茫茫大海行船，前路未卜，预防发生各种意外至为重要，只好求助于神力。

调查发现，当地华人即使是相对集中地聚居，其姓氏也并非如国内的同一村落多为同一姓氏的状况，姓氏较多，例如马六甲雷州村里蒋、林、陈等均存在，这符合早期华人下南洋的实际，早期华人坐船出海，命运攸关，同船人员组成无法基于亲缘关系，故很大可能来自不同村落，依技能各司其职，才能共同维护好船只行驶的安全。

二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目前尚未能对东南亚雷州话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以下根据我们的初步了解，比较东南亚雷州话与国内雷州话两者的异同。以马六甲雷州话为例：

（一）语音方面。不少古明微母字的声母读同帮母，音值为浊塞音，非清塞音，如：“文买袜闻”。基本保留“古无轻唇音”现象，甚至国内

雷州话已经发生轻唇化，而该地雷州话中仍保留重唇读音，如：“肺”。保留“古无舌上音”现象，知组读同端组，如“猪展竹”。这与国内雷州话同。亦存在受其他汉语方言影响现象，如：“切”字既保留雷州话读法，亦有粤方言（马来西亚当地称为广东话）读法。“木”字则直接借用粤方言读法，不保留雷州话读法。一些字，已无雷州话读法，如：“秃”字等。直接借用粤方言读法的现象，在湛江地区的雷州话中亦时有见及，这说明粤语在广东也好，在海外也好，都是一种高权势的语言（方言）。

马六甲雷州话共有8个声调，其中一个为促声舒化而来。声调数量与国内雷州话相同。其有2个入声调，一个调值为2，如：“六读合别日”，一个调值为5，如：“笔一得出七”。该地雷州话有一个促声舒化后形成的舒声调，调值55，多为阴入字，如：“锡割桌百尺歇削节缺”。

（二）词汇方面。当地雷州话词汇一方面保留了国内雷州话的读法，例如：“下雨、开水、晚上、剪刀、锅、梳子、人、媳妇、妻子、哭、耍、鞋”等词。与此同时亦受马来语或其他汉语方言影响，如据当地人反馈，“喜欢”等词已改用马来语，此外，“垃圾、刚好”等词则改读当地广东话语音。另有一些读音来历不明的词。

三

雷州话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亦面临一些挑战：与中国大陆一样，马来西亚亦存在城市化影响汉语方言传承的问题。以马来西亚马六甲雷州村为例，一些搬到城里居住的村民，更容易出现雷州话的弃用。此外，代际因素影响越来越明显。即使在讲雷州话相对集中的马六甲雷州村，当地华人告诉我们，许多雷州裔华人青少年并不熟悉雷州话。现在老一辈和孙辈交流也多用华语，不用雷州话。而即使是在马六甲雷州村里的小学，学校开会时所用的也是华语，而不是雷州话。作为汉语方言里影响力不是很大的小片方言，雷州话在东南亚的传播正面临代际断裂、使用人口急剧减少的挑战。尤其是在青少年中更是如此。我们在调查采访时当地华人强烈地表达了这一认知。

但是，雷州话不单是一种交际工具，它还是一种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需要学者加以调查、研究，推动它代代相传。作为中国大陆雷州半岛上的高校汉语方言研究工作者，我们希望为雷州话在东南亚的传播、传承贡献力量，我们愿意编写为当地华人乡亲服务的雷州话教材或乡土文化教材。当地会馆如需要开展雷州话的培训，我们可以提供相应的支持。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母语方言的流失殊为可惜，无论是中国大陆的雷州话，还是海外的雷州话，都值得倍加珍惜。如何推动海外汉语方言尤其是小方言的传承，值得各方面认真思考。

参考文献

- 黄启臣2003。《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
- 陈立新2009。《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香港：南方人民出版社。
- 廖小健2012。《战后马来西亚族群关系：华人与马来人关系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甘于恩2013。〈广东闽方言的分布〉。载《第十一届闽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